梁書

十



列傳第三十五　　梁書四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規 劉㲄 宗懍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

賦其辭甚工拜秘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
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
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
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
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
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
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
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
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

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係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

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
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
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
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
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
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
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禄大
夫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
與湘東王諱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

傷其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隟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

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既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衡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

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爼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絶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

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劉瑴南陽宗懔與褒俱為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瑴字仲寶晉丹陽君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為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瑴焉瑴亦竭力盡

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
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懍字元懍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
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懍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
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
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
又爲世祖荆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爲尚書郎
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
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没與殼俱入于周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
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南
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
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
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
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
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
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
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

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恱之視事未朞卒
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
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塡門時
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
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
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
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
公佐命齊室祖蓁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

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
之旣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祚選補國子生起
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出爲安成
内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
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
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毎公庭就列爲衆
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
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畧
曰弘治推華子嵩慸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

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丁父
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
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
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
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
學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
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
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
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

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朞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咸以翔精

誠所致焉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父惠蒨齊左民尚書介少頴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

長史在職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内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

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黙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

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

事跡顯然無可致感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
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
有城郢之忠衞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
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
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
遊惟與族兄琛從兄昣素及洽從弟溆等文酒
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
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

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
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
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
重名前世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
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
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
初爲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illegible]郎遷太子中
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旣近畿重鎮吏數千人

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
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
爲建安內史坐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
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
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
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
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
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
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

堰碑辭亦贍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
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
軍雍州刺史祖曖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
人並尚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
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
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為
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右
軍曲江公主簿出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

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禄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

不赴職改授光禄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禄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悛齊太常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

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既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慍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常與遊宴賦詩大為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為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為李賦受詔

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

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毁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

不高惟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朞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

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内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邔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太子深

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
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内
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
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
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
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
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
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
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

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
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
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
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榷揚文史益者三友此
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
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騐其五德比在春
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
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
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

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柰何投筆惻愴吾昨
欲為誄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
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
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
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
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
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為中撫
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制雍州平等

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諱出鎮襄陽引爲安
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
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
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大同二年遷中書郎以
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
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
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書左丞兼御
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
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網疏濶百姓多

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

翕然風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

清元年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

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

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

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

孝儀爲人寛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

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决與妻子朝

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

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
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
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
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
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
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
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
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
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

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

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遥欣子也年十歲能屬

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竒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敎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

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

元専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

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

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列傳第三十五　　梁書四十一



梁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臧盾　弟厥

傅岐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潭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所奉即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

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
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
州别駕入拜黄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
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
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
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
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
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
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

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
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録事參軍舍
人如故盾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
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
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
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顇家人不復識鄉人王
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服闋除丹陽
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
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

還除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
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
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
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轝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
與散騎郎裴之禮嶷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
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
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
詳慎當官平允勮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
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

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為仁威將軍吳郡太守視事未朞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疾愈復為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即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謚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為西中郎行參軍尚

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繈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

能決者敕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
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
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
三公郎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
祖琰齊世為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為益州刺
史父翽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
驃騎諮議岐初為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左
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

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
歧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鬭相毆
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録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
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即命脫械以和言問之
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於其還家
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
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
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後去
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

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鎭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

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
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
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
必是設閒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
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
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
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
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
景果有此疑累啓請追使敕但依違報之至八

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爲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

受宫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乎

列傳第三十六　梁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梁書四十三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張嵊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蒨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湛偉

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服闋襲封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從常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

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
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
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
手曰與卿不爲久别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
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
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
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即就内
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别敕
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

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赦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

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

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宜以社稷之計不得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

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

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亂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亂以水軍截其後叔亂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

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宗城內
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
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
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厄皆中書郎昂員外
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
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
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
之七世孫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

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啓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烱少府丞顧璵嘗奏

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烱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殆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横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

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嵊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嵊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矦景圍京城嵊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嵊往見而謂曰

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欲
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
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
敢不從固勸嵊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
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嵊征東將
軍加秩中二千石嵊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
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
破義興遣使說嵊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
復加爵賞嵊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

於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嵥嵥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乗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嵥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嵥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

史有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效朝廷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横刀

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眞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嵊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

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衞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

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舍生而取義至如張嵊二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列傳第三十七　　梁書四十三

列傳卷第三十八　　梁書四十四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

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戸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

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宫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户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内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

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勠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釁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

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即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胷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戸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

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内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

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入陸令公頴川庾孟
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
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
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
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
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
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
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

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一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即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還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便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

爲南郡王邑二千戸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還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皃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

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旣陷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巳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

一千五百户大寳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戸

嘗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

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

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

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寳元年封西陽

郡王邑二千戸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

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

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頓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瑯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鎭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媼驚掩其口

勿妄言禍將及大辇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
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户二年爲寧遠將軍
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
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
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敬帝自餘諸子並本
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
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

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忌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

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旣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

世祖忿之因跣其襪行牓于六閤方等入見益
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
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
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
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
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
世祖聞之不以爲感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
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爲招魂以哀
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

及靜任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彩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没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

子仙率輕騎數百從閒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謚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列傳第三十八　　梁書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梁書四十五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荆州仍除中兵在限内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爲王府中録事參軍如

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仍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爲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荆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

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筭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

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
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
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急
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
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
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
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劒厲聲曰卿憚行
邪因起入内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
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

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辨對曰僧辨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辨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辨僧辨具陳方略登即赦為城内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辨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辨俱發既至遣通泉

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晃入僧辨從齋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辨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鏁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地鏁于牀側僧辨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辨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

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
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並
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
銳將進寇荆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
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
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
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
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
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

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辨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辨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辨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氊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芿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免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多

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
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
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擲火爨礨石殺傷甚多午
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
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柯推蝦蟇車
塡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竪木
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
既頻戰挫郢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
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

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尅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

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遥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偽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溢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 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

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
集得時更進頓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
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
人連名勸世祖即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
見從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
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
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即剋之先是陳霸先率
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
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

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蹴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斮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

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
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繈抱已
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旣屠且鱠豈有率土
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飮人之水忍聞此痛
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
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
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
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
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

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正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竪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鵃䑽千艘並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

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一决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

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
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
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
城其夜軍人採梠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
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
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
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
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
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

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劒二十人改封

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戸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崱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

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幷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壟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

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内初陸納阻兵内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内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

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将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将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既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于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冦徵呉郡太守張彪呉興太守裴之横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

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賛俊逐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燮此中台膺兹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

夫人憂世祖遺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灢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内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涙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往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

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 恒自謙損不
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 明哲婦人也
及既甍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 業隆重故喪
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 至舟渚弔祭
命尚書左僕射王裒爲其文曰維 爾世基武子
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温既 稱女則兼循
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敎貽俎豆訓及平原
楚發將 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
其儀惟 民之則反命師旅既偹我戎補兹袞職

奄有龜蒙毋由子貴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所隆居高能降勳貴思沖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既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泒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旐宇毀遺碑即虛舟而設奠想祖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

別敕僧辯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陜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矦瑱等爲前軍兖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鋒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龎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即梁上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

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矦淵明以爲梁嗣因
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矦景傾蕩建
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
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
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
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
大皆畢冠虜乃睠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
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

極爲沖藐粱疊末已負荷諒難忝則衛君政由
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
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
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
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
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
風馳助掃兇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軍度安陸
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
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

彼羣帥部分舟艫迎接令王鳩勒勁勇并心一
力西羌烏合本非勍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
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
貞陽承齊遣送將届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
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澳至
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率衆拒戰敗績僧辯
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
陜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舡荆城陷沒即遣劉周
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既多時

不還人情疑阻比册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
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
書令以眞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
仰遠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絶中興伏願
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
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忝請
押別使曹沖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
在促貞陽答曰姜暠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
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

輔臣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祏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汾沂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横慶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

上黨王深有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
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
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
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
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
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
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
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
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

帶遲復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
下惟遲敘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儈辯又重啓
曰負外常侍姜蒿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仁義
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
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敢不忘信
實由秉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弁弟子世
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
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册陛候六傳之
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

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
施于大齊勠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
尚書王通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
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
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
樹掌內明珠無累胷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
社稷弘濟我邦家慭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
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
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

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兔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冑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令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

得原失信終不為也惟渥廷相見使在不聨鄉國非遥觸目號咽僧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檝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既踐偽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

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辨與其子頠遽走出閤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辨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頠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辨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顗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辨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顗屢以爲言僧辨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遺顗督城內諸軍事荆

城陷顗隨王琳入齊為晉陵郡守齊遣琳鎮
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顗聞琳死
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絶顗弟頒
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没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
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
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
祖繼體之尊泊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
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

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
計不足自致殲滅悲矣

列傳第三十九

梁書傳三十九